

惠
风
论
丛

谢冕 著

20世纪中国新诗。

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、

影响最深的一次诗学挑战。

这也是一项对于中国传统诗学

质疑最为深切。

反抗最为彻底的一次诗歌革命。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谢冕 论 诗歌



惠
风
论
丛

谢冕
论
诗歌

江西
高校
出版
社

ISBN 7-81075-287-1



9 787810 752879 >

ISBN 7-81075-287-1/1·013 定价 20.80 元

惠
风
论
丛

谢冕
论
诗歌

谢冕著

广西
高校
出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谢冕论诗歌/谢冕著. —南昌: 江西高校出版社, 2002.4

(“惠风”论丛)

ISBN 7-81075-287-1

I. 谢… II. 谢… III. 诗歌—文学评论—中国—文集 IV. I207.2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08142号

惠风 论丛

谢冕论诗歌

谢冕著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
邮政编码	330046
电 话	(0791)8512093、8504319、8511422
印 刷	南昌市光华印刷厂
照 排	江西恒达科贸有限公司照排部
经 销	各地书店
版次印次	200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 数	1~4000册
开 本	890mm×1240mm 1/32
印 张	12.375
字 数	260千字
定 价	20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谢 冕 1932年生,福建福州人。早年就读于私立福州三一中学,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,1960年毕业,留校任教,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,博士研究生导师,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。

著有《湖岸诗评》、《共和国的星光》、《新世纪的太阳》、《文学的绿色革命》、《1898:百年忧患》等著作多种;并有散文随笔集《永远的校园》、《世纪留言》、《流向远方的水》等多种。

现兼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,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,《诗探索》主编等职。

编辑者言

发轫于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新文学,是有别于古典的、传统的、全新的文学。它虽则只有短短的一个世纪的历程,但究其容量和影响而言在中国文学整个历史流程中却具有特殊意义。百年新文学虽历经坎坷却几度生机勃勃,并出现了若干繁荣时期。新的世纪之交,当是理性地回顾和总结百年文学,理性地探讨文学规律,展望文学前景趋势的时候了。故拟定以名家论丛的方式,依据通常的文学“四分法”,对20世纪中国新小说、新诗歌、新散文、新戏剧分门别类逐一论之。

本论丛本着既开放又相对稳定的原则,尝试一种文体一家或多家论之的形式,张扬争鸣的风尚。第1辑主要侧重于著名专家、学者的学术研讨;将要出版的第2辑主要侧重于著名作家对文学(包括百年中国文学)及其创作的认识、理解、感受和体验。但愿,读者能从论家们为人为文的悟识中受益。

王右军《兰亭集序》中有一佳句云:“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。”“惠风”论丛就得于斯也。之所以要如此,无非祈望选题申报、组稿、编写、出版和发行的和和畅畅,当然,更祈望读者都春天般地沐浴在和煦的惠风之中。

壬午·春日·谢家村

目 录

001	诗歌这种文体(代自序)	01
006	论诗的性质	
038	20世纪中国新诗概略:总论	
068	20世纪中国新诗概略:1919—1949	
083	20世纪中国新诗概略:1949—1978(上)	
107	20世纪中国新诗概略:1949—1978(下)	
124	20世纪中国新诗概略:1978—1989(上)	
157	20世纪中国新诗概略:1978—1989(下)	
185	20世纪中国新诗概略:1989—1999	
198	《中国新文学大系(1949—1976)·诗卷》序 言	目 录

- 230 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·诗歌卷（1949—1999）》导论
- 240 《中国百年诗歌选》序
- 245 在新的崛起面前
- 250 失去了平静以后
- 259 历史将证明价值
——《朦胧诗选》序
- 265 新诗潮的检阅
——《新诗潮诗集》序
- 270 我们需要探索
——《诗探索》发刊词
- 276 《朦胧诗论争集》序
- 279 从诗体革命到诗学革命

390	置身于文化冲撞的困惑
299	从春天到秋天
307	综合互补的丰富
314	《中国当代青年诗选(1976—1983)》导言
325	多梦时节的心律 ——《中国当代校园诗人诗选》序
331	艰难行进的十年 ——《〈诗歌报〉十年精华》序
336	《中国新诗三百首》序
341	《半世纪的回眸 1938—1988:热带诗选》序
346	丰富又贫乏的年代 ——关于当前诗歌的随想

- 356 告别 20 世纪
——在大连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
- 361 一个世纪的梦想
——在湖州 21 世纪中国首届现代诗研
讨会上的发言
- 367 不死的海子
- 370 中国新诗史上的闻一多
——纪念闻一多先生诞辰 100 周年
- 384 别开生面的贡献
——在嘉应大学李金发百年诞辰纪念
会上的讲话
- 388 生命因诗歌而美丽(代后记)

不是从实有的事件出发,就是通常说的,诗缘情而生。这就决定了诗的产生和最后的指归都在它的抒情性。诗不是不可叙事,它们似乎更重视叙述和情节。所谓的和音乐性有关,指诗可吟可诵,指这一文体在表达中特别重视节奏和韵律的效果,特别重视包括押韵等手段在内的声音的悦耳动听。抒情是诗的生命,音乐是诗的灵魂。

关于诗的本质,我国古代典籍中多有论述。我以为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是《毛诗序》。这篇置放于《诗经》《关雎》篇目下的字数不多的重要文字,它的经典性无可置疑。这篇序文可以认为是先秦儒家诗学理论的一个总结。迄今为止,它仍然是中国关于诗的本质的最彻底、也最精辟的论述:

诗者,志之所之也,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,言之不足故嗟叹之,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,永歌之不足,不知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也。

这里讲的是诗的发生。诗的产生是由于一种叫做“志”的东西存在于人的内心并要求得到表现的现象。这里说的“志”,大抵指的是人们的意志或愿望,所谓的心志之类。古人说的“在心为志”,指的是诗的内涵。所谓的“发言为诗”,就是那种内涵的形于语言,那就是诗的表现了。

诗是情感的,它是感情激动的产物。从根本上说,诗的诞生是人的情感作用于内心,而后通过语言得到外化的表现。但只讲情感在诗中的决定性的存在,显然未曾涉及诗的真谛。诗所表现的不是一般的情感,而是不一般的情感。这就是《毛诗序》所揭示的从“言之不足”到“嗟叹之不足”,再从“嗟叹”到

“永歌”、最后是“手舞足蹈”的这个情感生发及达于极致的过程。所以说,诗表达的不是常规的情感,而是饱满的、非常的激情。人的情感到达近于极限的状态时,诗就和音乐、舞蹈相和谐并归于一致了。上举那段文字揭示了诗、歌、舞的近亲的血缘的关系。

我特别强调诗这一文体的音乐的特点,乃是因为音乐性几乎是诗所特别拥有的。如果说,情感的特征是一切文学所不能排斥的共有,而在诗歌这里只是非一般性的存在的话,那么,音乐性对于诗而言,就是一种独有。诗这一文体不仅是一般地供人阅读的,而且是可供吟诵的,在古代,许多诗词更是可以按曲谱演唱的。旧时诗乐一家,后来诗独立出来了,却依然保留了音乐的特性。中外诗中的格律和音韵的要求,都是应和着音乐性这一特点而设的。节奏、押韵、平仄、对称、复沓等等,在废除严格的格律之后的新诗中依然坚定地存在着。即使是在完全破除了格律的自由体诗中,也依然有着对于节奏和旋律的内在要求。这是诗的最后坚守。

前引《毛诗序》中那些对于诗的基本特性的概括和叙述,在中国古代的诗学著述中,并不是首次出现。这类解释最早见于《书·尧典》,即“诗言志,歌永言,声依永,律和声”。讲的也是诗与志、言与声等的内在关联。宋朝的朱熹在《诗集传序》中回答“诗何谓而作”的问话时,也说到类似的意思:“人生而静,天之性也;感于物而动,性之欲也。夫既有欲矣,则不能无思;既有思矣,则不能无言;既有言矣,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,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,而不能已焉。此诗之所以作也”。他也精辟地谈到了诗的发生学的原理,以及诗与音乐的亲密关系。

值得注意的是,《毛诗序》除了关于诗的本质的论述之外,它还特别强调诗与社会的联接,强调诗对于社会盛衰进退的影响。它阐述道:

情发于声,声成文谓之音。治世之音安以乐,其政和;乱世之音怨以怒,其政乖;亡国之音哀以思,其民困。故正得失,动天地,感鬼神,莫近于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,成孝敬,厚人伦,美教化,移风俗。

这段话同样揭示了儒家诗歌观念的最核心的部分,那就是诗对于社会是有用的,即我们通常说的诗的教化作用,即“诗教”。诗所传达的声音,是民众心理情绪最鲜明、也最及时生动的印证。人们从诗歌的情感抒发中,可以谛听并把握到社会和时代的脉动。正是由于诗的这种和社会生活、民众忧乐息息相关的特性,于是历来的统治者无不十分重视从诗中了解社情民意,并调整他们的施政方略。这就是这里说的“正得失”、“动天地”、“感鬼神”的意思。

要是我们注意到儒家学说中强烈的维护封建意识的理念,并对它采取警觉的态度,那么,我们就能比较适当地发挥诗歌对于现实生活的积极影响。这里使用的“经夫妇”、“成孝敬”、“厚人伦”,当然指的是封建社会的道德人伦理想。但我们若是对此加以批判的理解、并活泛地运用,那么,用美好的诗歌来纯洁人们的心灵,使之更加高尚和尊严,最后达到移风易俗的境界,这样的理解应当是不谬的。

诗的意蕴是十分丰富的,历来的论述也是因人而异,千差万别。我本人虽然学诗有年,但由于学养所限,也由于文化背

景的差异,故往往不自信。但先贤有说在前,也给我增添了勇气。至此,我愿明确而坚定地说:诗是情感的,更是音乐的。同时,不管有多少的责难在前,我还要强调说:诗可以娱乐和闲适,但诗首先是有用的,在净化人心方面,也在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方面。

2002年2月26日,旧历壬午年正月十五元宵节,于北京大学畅春园

景的差异,故往往不自信。但先贤有说在前,也给我增添了勇气。至此,我愿明确而坚定地说:诗是情感的,更是音乐的。同时,不管有多少的责难在前,我还要强调说:诗可以娱乐和闲适,但诗首先是有用的,在净化人心方面,也在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方面。

2002年2月26日,旧历壬午年正月十五元宵节,于北京大学畅春园

克利特不承认有人可以不充满热情而能成为诗人,他说,一位诗人以热情并在神圣的灵感之下作成的一切诗句,当然是美的。热情的确是诗的美所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因素。矫情只是激情的伪饰。激情必须同时又是挚情。这就是说,产生美感的激情,必须以真为前提,真才能美。元稹在唐代算不上是第一流的诗人,但他在抒发真情上,却写出流传千古的第一流的诗篇。这是写友情的一首:“残灯无焰影幢幢,此夕闻君谪九江。垂死病中惊坐起,暗风吹雨入寒窗。”(《闻乐天授江州司马》)这是写爱情的一首:“昔日戏言身后事,今朝都到眼前来。衣裳已施行看尽,针线犹存未忍开!尚想旧情怜婢仆,也曾因梦送钱财。诚知此恨人人有,贫贱夫妻百事哀!”(《遣悲怀·其二》)两首诗都以真挚而强烈的激情打动人,因而成为同类题材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名篇。庄子的美学思想认为:“真”能动人,他在《渔父篇》中借孔子与客的谈话表述说,“真者,精诚之至也。不精不诚,不能动人。故强哭者虽悲不哀;强怒者虽严不威;强亲者虽笑不和。”由此可以认为真情、挚情是激情产生美感的前提。

真情赋予激情以合理性,缺乏真情的“激情”只能是伪善之音。诗是这样一种艺术,不论它在表现什么,都脱离不了诗人一颗纯真的心。诗是透明的,它是水晶石,它是清溪水。诗中的这一片真情,有的充满豪气:“僵卧孤村不自哀,尚思为国戍轮台。夜阑卧听风吹雨,铁马冰河入梦来。”(陆游:《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》)有的则充满了柔情:“在夜晚第一度香甜的睡眼里,从梦见你的梦中起身下了地,习习的夜风正轻轻地吹,灿烂的星闪耀着光辉;从梦见你的梦中起身下了地,有个精灵附在我的脚底,引导着我,哦,不可思议,来到你的纱窗下,亲

爱的!”(雪莱:《印度小夜曲(一)》)不论它怎样的千变万化,都融化了诗人的真哭与真歌!因而,读者总在诗中寻觅诗人的一颗真心,诚心,挚爱或至痛之心!当人们找到这颗心,他便会觉得这诗是美的;当人们发觉了诗中充斥了假话与谎言,理所当然地便要摒弃它,因为它是丑的。当然,包孕了真情的诗的激情所构成的美,在所有诗篇中,并不意味着它所产生的美感是同一量级的。它们会有差别,而造成差别的原因,包括了从诗的格调到艺术上多种多样的因素。

当然,论美与真,不能不论及善,真与善有联系,真到了纯的程度,当然与崇高和优美,与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相联系。为什么不是平常的情感,而是强化乃至激化的情感,会造成诗中的美?为什么即使是挚情也要经过感情的发酵使其产生质的变化,才能造成诗中的美?它是由于,读诗的人期待的是一种情感上的爆发式的刺激,即使是心灵的抚摸,也要强烈到能够激动人心的程度。诗是一种感情激动的产物,是一种类似发狂状态的情绪的宣泄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家马佐尼认为,诗人和诗的目的都在于要话说得使人充满着惊奇感,惊奇感的产生是在听众相信他们原来不相信会发生事情的时候(《神曲的辩护》)。诗对于惊奇感的追求,导致诗要写“有异于常”的情感。这种现象,不仅在西方,而且也在中国,早已为诗人们所注意。李白怀念友人写“我寄愁心与明月,随君直到夜郎西”,使人们惊喜于他把这种常见的友情写得这么大胆,这么独特;到了“狂风吹我心,西挂咸阳树”,简直是造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艺术境界。这恰好印证下面这样一段哲人的话语:“诗人所描写的事物或真实之所以能引起愉快,或是由于它们本身新奇,或是由于经过诗人的点染而显得新奇”(缪越陀里: